

【乡关何处】

□丁宝岩

父亲没表扬过我,真的,父亲对我所有的成绩似乎都不屑一顾。

刚念小学的时候,父亲招一帮人来家喝酒。酒后,同酒友们在树下喝茶。不知道什么原因,让我和哥哥唱歌。我跟哥哥怕生人,不敢唱。父亲就从我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只钢笔悬赏,谁唱歌就奖给谁。小伙伴们在一旁看热闹,醉醺醺的大人们抽着烟眯缝着眼瞅我和哥哥。哥哥低着头,不吱一声。钢笔对我的诱惑是巨大的;战胜哥哥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我壮着胆子唱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唱了几句,一首歌并没唱完,父亲就慷慨地递给我一支钢笔。然后,又鼓励唱歌,条件仍然是奖励一支钢笔。哥哥仍然不唱,我又唱了起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忐忑猜测中,又领到一支钢笔。打着酒嗝的大人们纷纷表扬我,父亲就是不表扬,好像连还行之类的话也没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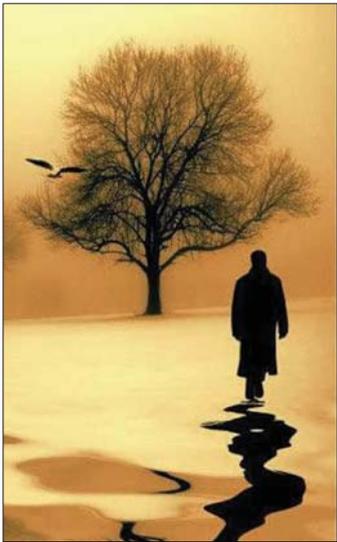
小学五年级时,我出任学区红小兵大队长。学区,是随公社的下级机构管理区而设的,管理区下辖五个大队——人民公社时期一个村设一个大队,学区便下辖五个村的学校。当上这样的官,老师们投以嘉许的目光,同学们艳羡的不少,母亲喜滋滋的,连声说“不孬不孬”。可父亲知道后,还是表情冷漠,不吱一声,似乎还皱了皱眉头。

父亲是不屑于跟我谈什么的,他对我发声,多是责骂。当然,他对哥哥也这样。

越是这样,就越期待父亲的表扬。

父亲又带人来家喝酒了。我在暗中听到父亲对我的评价。父亲仰着脸,眼瞅着对面的客人,手里挥舞着烟头,声音不小地说:“这个小末了(年龄最小的孩子),还算聪明,反应快,要是当了兵,能当个团级干部。”那时我对我军官阶已经了解,军师旅团营连排

父亲的表扬



班,《沙家浜》上新四军最高指挥员是连指导员,《智取威虎山》上打入匪窟的英雄是侦察排长,《奇袭白虎团》中率领小队奇袭敌军司令部的也是侦察排长!《渡江侦察记》上率队过江侦察的是连长。团长!岂不是这些英雄的上级首长吗?嘿嘿。跑到院子里,月光下树影婆娑,按照想象中团长的样子对伙伴们宣布:小容,你担任一营营长;长安,你是二营营长;迎接,三营营长是你的了;二哥,你当什么?副团长吧!热闹了一番冷静下来,突然想到,父亲还是没有当面表扬我,跟人家说我聪明,大概是他自己要面子,内心是不是真觉得我聪明,还不一定呢。想到这里,抬头看看,月亮已经偏西,树影比刚才似乎长了,院子里有些凉。

中学时期是我频频出风头的时期,大大小小的考试第一拿了不少。父亲依然没有表扬,总是淡淡地说:“还得好好努力。”公社教育组举办数理化竞赛,我拿了第一,二哥第四,在全公社初中学生参加的表彰大会上,母亲被请到

主席台上端坐,我上台介绍学习经验。好多天里母亲乐得合不拢嘴,父亲只是刚知道时面露微笑,还是没有表扬。就是这个微笑,让我恍然大悟,期待父亲的表扬是很难实现的。

父亲在家大多时候不苟言笑,那次的微笑让我隐约觉得,父亲的笑容,约略等于表扬。以后就开始期待父亲的笑容了。然而,由我引起的笑容还是几乎没有。再后来,身高差不多赶上父亲的时候就不太在乎父亲笑与不笑了。

父亲老了。下棋不行了,老输,在我们的讪笑声里,父亲略显尴尬可还是表现出几分不服;腿脚不灵便了,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父亲喝了不多的酒,竟然跌倒在路边;不会用手机了,先是不会拨打只会接听,然后是接听完毕不会挂断,再后来连接听都不会了;冬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电话,邻居打来的,父亲在离家很近的地方迷路了,邻居要带他回家他还不肯。

父亲似乎完全糊涂了,我们姊妹几个的名字他已经混为一谈。现在到父亲跟前,说不了几句话,所说的大多是测试父亲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糊涂。我拿来一本县志,指着稍大些的字让父亲读,父亲竟然大多还认得。父亲读的声音很大,读过之后很兴奋地笑。

好几年了吧,自己高兴的事情也不跟父亲说了,父亲听不懂啊。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写了一幅自己较满意的毛笔字,竟然不假思索、兴冲冲地驾车来到父亲跟前,展开的瞬间,颇有几分忐忑。父亲上上下下地反复看了一会儿,吐字含糊地说:“那,那,这个字不孬嘛!”我很得意地大声告诉父亲,这幅字是我写的。父亲大概听懂了,认真地看着我,目光流露出欣赏的味道。我眼里竟然一热,似乎有泪水涌出,赶紧扭头看窗外——阳光明媚,春花灿烂……

【大众讲坛预告】

皇帝名字漫谈

名字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符号,封建社会皇帝的名字,也是认知历史的一个有趣切入点。皇帝的名字分两类,一类是皇帝独有的,如庙号、年号、尊号、陵号、生日节名等;一类是与普通人相同的,如谥号、别号、小名、绰号等等。本期大众讲坛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文君老师漫谈皇帝名字的故事,为大家讲解皇帝名字中蕴含的种种深意。

讲座时间:5月6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人生随想】

莫言的学历与学力

□梁守泰

命运坎坷的莫言生不逢时,在他上学的年龄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混乱动荡的“文革”。他5岁上学,11岁时因造反和家庭成分问题,尚未毕业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不得不辍学成为一个“广阔天地”里的牧童。可怜的他,连一纸小学文凭都没拿到。在历经周折入伍之后,莫言于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拿到大专文凭。在军艺就读两年,主要是听一些知名作家、学者授课。在求学期间,他坚持有选择地上课,觉得价值不大的讲座就干脆不听,到宿舍自学和写作。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就是这时候写就的。

后来,莫言又就读北师大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而据他个人回忆,自己的研究生学历是滥竽充数,徒有虚名。读研期间,他先后有两次因不去上课差点被学校开除,连毕业论文也是老师帮助完成的。

毋庸讳言,莫言只接受了5年的正规教育,他的正式学历就是小学,他并没有真正读过大学。他军旅生涯中所接受的是成人教育、学历教育,与通常意义上的全日制大学有很大区别,具有较为浓厚的“镀金”色彩,这是我们国家不可否认的教育现实。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他后来取得的学历都是“野狐禅”。如果说,他的军艺学历有一定的“含金量”,对他的文学创作还有所裨益,那么,他的研究生学历就是有名无实、意义不大了。

学历,是指一个人的学习经历;而学力,则是指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所达到的知识水平。学历只是一种“包装”,学力才是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和真正实力。其实,我们不必计较莫言到底是啥学历,上过哪所大学,在高学位、高文凭满天飞的今天,他的学历确实“不咋的”。然而,他在部队当政治教员时,竟用大学教材给战士讲课,并且以低起点一路走来,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恰恰昭示出他的超强学力和高才硕学。

据莫言自己回忆和其传记作品记述,他从小就喜欢看忆苦戏,到集市上去听书,经常听大爷、爷爷、三叔和老爹老婶们讲狐仙鬼怪、神话故事和历史传奇等。这对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是一种比单纯在课堂上听课更重要的学习。他的作文经常被当做范文,甚至拿到中学宣读。辍学前后,他通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文革”前出版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学完了哥哥的中学课本。没有书读了,他就读《新华字典》,而且读得很熟,能够找出其中的差错,以至被夸张为“倒背如流”。从军期间,他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自学考试,差点拿到大专文凭。为了教学,他还“恶补”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理论书籍。你看,他的学力岂能是一般人所达到的?甚至连大学毕业生是否能够达到,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问号。

有学者对293名外国作家做过统计,其中一半以上的没受过高等教育。另据统计,在600名中外著名作家中,有90%左右的人未上过大学文学系(中文系)。从文学史上看,不管是否上过大学,作家们的经历可以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成功却有共同之点:都有丰富或比较复杂曲折的生活经历,阅读了大量书籍,爱动笔,有反复写作的勤奋实践。可见,对作家来说,学历并不重要,起决定作用的是经历和阅历,是自学能力、写作技能。这也佐证了莫言成功的“可行性”。

【雪泥留痕】

□常强

最早听说并认识郭文斌老师,是在2016年10月中旬的威海。在这个时间,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如期召开。最近几年,威海提出“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口号,因此这届论坛的主题便围绕着“君子”展开。郭文斌老师是宁夏作协主席,这次他受邀带着自己对“君子”的独特见解而来,发言受到好评。

尽管与郭老师接触时间不长,交流不算太多,但他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主张文学应当具有祝福性,作为文学家和传统文化歌者的他,言谈举止也无不显现出对周围人的那种祝福性——给人善意,给人尊重,给人温暖,给人吉祥。与郭老师相处,有如沐春风之感,他可谓儒家所推崇的真君子,简直就如同是从《论语》中走出来的人。

君子,这个词在《论语》的二十篇中,每篇都出现过,据统计共有107处之多。但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许多时候是在阐释与“小人”的对立时予以论述。君子本义为君王之子、贵族子弟,后来演化为有道德修养之人。有学者认为,儒家的教学目标就是君子,儒学其实就是“君子学”。这不无道理。在我看来,君子需要具备两种素质:一是仰视世人,把天下黎民百姓捧在手里、顶在头上、放在心里;二是俯视人世,以高境界高姿态来观察社会、洞悉

从《论语》中走出来的人

时事,从而为治国平天下提供正确而理性的方略。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郭文斌老师推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积极践行,他认为那是直通民族精神之“根”的东西。他曾说:“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高级智慧的开发说明书”;“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因为它在讲关于根的常识,是一种根本学问。”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身上那种习习儒风,那种君子之风、士大夫之风,显得尤为突出,《论语》中诸多语句都能与他的思想主张、举止形貌吻合起来。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郭老师不注重追求物质享受,在给我的邮件中,特别提出不住星级酒店,住处干净安静即可;他一直以来倡导低碳生活,请我们只提供简餐便饭即可。当他来到济南,我们欲尽地主之谊时,他依然能够秉持原则,做到知行合一,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风范和气概。

这与儒门“复圣”颜回很相似,孔子得意门生颜回不追求物欲享受,“一簞食,一瓢饮”,身在陋巷,却依然以坚守道义而感到内心充满喜悦。与颜回相比,郭老师还多一层考虑,那便是以素食简餐而倡行低碳环保生活,这种姿态更令人起敬。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家最重视的

是“郑重”的精神。郭老师待事认真慎重,他的专题讲座我们安排在了23日,他21日下午飞至济南。到宾馆后,他不顾舟车劳顿,以疲惫之身悄悄走进会场,坐在最后一排,坚持参会直到结束。我想,他既需要了解听众的相关情况,也需要了解会议的主题和现场情况。郭老师能把“执事敬”的态度落到实处,这才算真正的儒家,反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纵是用尽华丽辞藻去阐释经典,也终究显得肤浅与虚伪。

“君子成人之美。”据郭老师讲,他很乐意帮别人去救场。一场大活动之前,办会者往往会提前预约知名学者前去授课,但有时主讲人会因故难以到场,这时熟悉郭老师的办会者就会想到他。郭老师说,一般情况下,这项救场的工作他是要做的,他会推掉其他工作,欣然前往,因为此时的办会者最为难,最需要援助,这往往关乎一场大活动的成与败。

其实,很少有人乐意去做如此之“备胎”的,救场,毕竟是以次等选择之身前往,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被尊重的印象,但郭老师并不在意,他更懂得“推己及人”,更乐意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曾讲:“心量越大,能量越高。”如此之大心量,自然能积累高的生命能量、道德能量。

君子,就在我们身边。